

西泽保彦

神のロジック 人間のマジック

# 神的逻辑 人的魔法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神的逻辑, 人的魔法 / (日) 西泽保彦著; 林新生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133-0012-4

I. ①神… II. ①西… ②林…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2541号

---

Kami no Logic Hito no Magic by Yasuhiko Nishizawa

Copyright © Yasuhiko Nishizawa 200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New Star Press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200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through Nishikawa Communications Co.,Lt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0-3756

日本国文艺春秋正式授权

中文简体字版

---



## 神的逻辑, 人的魔法

(日) 西泽保彦 著; 林新生 译

策划编辑: 褚 盟

责任编辑: 褚 盟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郑 岩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22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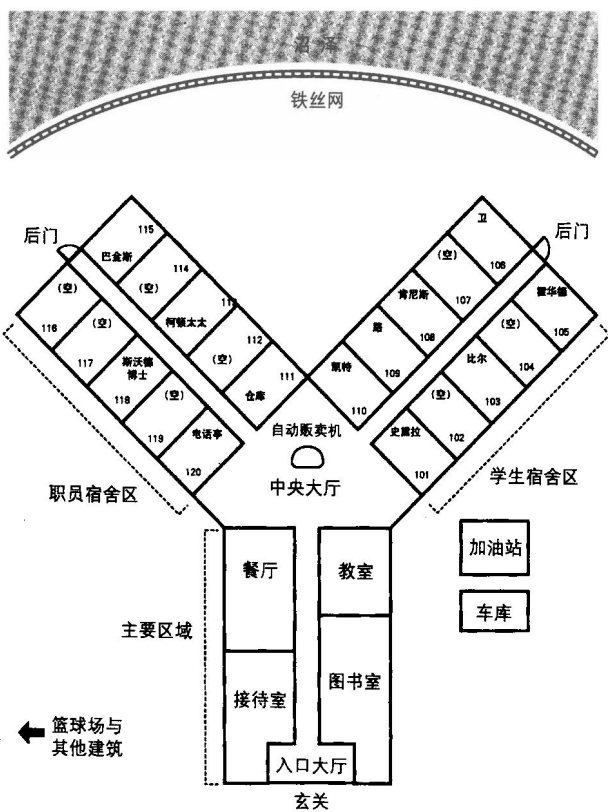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0年10月第一版 201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012-4

定 价: 20.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学校”示意图

# 1

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觉得梦里的情景太让人害怕了。

怎么说好呢？总的说来就是感觉很荒唐，一句话，就是挺奇怪的。

我做的梦是这样的：我梦见自己被带进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楼里。一开始我明明记得是在自己家附近牵着爸爸妈妈的手走，可是走着走着，爸爸妈妈却变成了两个我不认识的陌生男女。他们好可怕，眼神冰冷冰冷地直盯着我。我想，他们的岁数和爸爸妈妈该差不多吧？也许比他们还大一点儿。我当然挣扎着不肯跟他们走，这两个人就拖着我走，还推着我的背，硬把我带进那座楼里去。那座巨大的建筑我似乎只在电影里看过，孤零零地耸立在荒凉的地平线的尽头。

大楼里出来了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把我们三个接到楼里去。

她的年纪大约三四十岁，可能和我爸爸妈妈的年纪差不多，没准儿比他们还年轻些。她的头发是褐色的，脸上的皮肤很白，眼珠是蓝的，一看就不是日本人。女人笑着，不停地和我说话，但是梦中的我都不知道她说的是哪国话，只知道不是日语。不过，要说听不懂吧，又好像模模糊糊地懂一点儿。

——欢迎你，卫。从今天起，你就在这里跟我们一起生活了。

梦中的我只觉得她的笑脸像什么魔鬼或者妖怪一样吓人，但是，还有另一个做梦的我，在旁边冷静地观察着梦中的我和周围的一切。唉，怕什么呢！她不就是那个“校长”嘛。我总算记起来自己被带到“学校”来的那天的事了。除了“校长”之外，他们又把我介绍给那个戴眼镜的、有点胖乎乎的中年男人和一个穿黑衣服的老太太。当然，他们就是管宿舍的老师和柯顿太太了。我已经认识他们了，因为认识了，也就不那么害怕了。但是另一个在做梦的我还是对他们怕得不得了。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女巫手下恶狠狠的打手一样，吓得我真想立刻从这座大楼里逃走。

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两个男女已经不见了。刚开始我还很讨厌那两个冒充我爸爸妈妈的坏家伙，可是他们不见了以后，我甚至有点儿想他们。我害怕一个人被扔在这里，我越来越害怕。可是那个穿黑衣服的女人硬拉着我的手把我拖到屋子里面，一路上我急得都要哭出声来了。我还在一旁安慰那个梦中的我：喂，那有什么好怕的。但是这个做梦的我慢慢地也被梦境中的恐怖气氛给感染了，只觉心里害怕得想叫出声来。在又把我介绍给另外五个人时，我已经怕得受不了了。

这五个人——在我的眼里，不如说是五头比较准确，其实是五头你想都想不到有多难看的动物——不，是怪物。该怎么形容他们呢？他们全身像是裹满了坚硬的泥做的壳，而这层泥眼看就要掉了。总之，这些怪物的样子让我觉得讨厌，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尤其是他们的那双眼睛，更是凸得鼓鼓地盯着我。眼睛、眼睛、眼睛、眼睛，还是眼睛。那五双眼睛像人的灵魂一样虚幻，又像十颗漂亮的宝石一样发出亮闪闪的光芒。这里已经不是我们平常的世界了，不是人待的地方了，我就像掉入了恐怖的深渊。我知道，这里是个魔鬼的世界。自己被人从爸爸妈妈的身边带走了，带到这个不知位于何处的、妖怪聚居的巢穴里来了。

就像做梦时常常发生的那样，我想大声喊叫，又叫不出声音来。我怕极了，越来越害怕。我心里偷偷哭喊着：“救救我，快来救救我，快把我从这里救出去！快来啊，让我回到爸爸妈妈那儿去！我要回家！”但是另一个正在做梦的我却在一边看着，觉得挺好笑，说：“哎呀，刚才不都告诉你了？你怕什么嘛！大家都不是怪物，都是人，而且都是一些你认识的人啊。你看，他们不就是史黛拉，还有‘诗人’、‘中立’、‘家臣’和‘王妃殿下’嘛……”

是啊，这些人其实我都认识。他们五个不是什么古里古怪的妖怪，他们都跟我一样，是某一天被人从家里突然带走，送到这所“学校”来的孩子。可是刚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些。我什么都不知道，连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在我眼里，周围的人和东西看起来都是充满满意的黑咕隆咚的东西。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知道了，什么都知道了。随着我接受这个事实之后，那五头怪物也慢慢变得不那么让人讨厌了，他们变了，变成了我熟悉的面孔，五头怪物变得和人一样了——你看，仔细看清楚了。这不就是史黛拉、“诗人”，

还有“中立”和“家臣”吗？另外还有“王妃殿下”。认清了每张脸，我心中才算松了一口气。而这时我也从梦里慢慢醒过来了。

我睁开眼睛，发现屋里熟悉的天花板正对着自己。啊，原来是一场梦！我心里虽然这样想着，但是还没找到真实的感觉。我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还在想着梦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奇怪的梦，真是一场奇怪的梦。在梦里的我觉得那么害怕，吓得又哭又叫，而另一个我还在一旁嘲笑着梦里的自己。究竟是害怕还是滑稽，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是乱套了。我久久地不能从梦里出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很长很长时间，我心里一直无法平静下来。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回到现实世界里了？我暗暗地想，那会不会只是一个错觉，实际上自己还在梦里，没有出来？

我静了静心，下了床，走进了浴室。这间浴室几乎和卧室一样大，浴缸和马桶不知道怎么安的，离得那么远。因为我平常习惯了普通浴室的布置，看上去这里显得那么奇怪。现在已经习惯点儿了，当初坐到马桶上时，四周空荡荡的让我心里特别不踏实，连大小便都拉不出来。干什么非要那么浪费空间呢？“中立”告诉过我，那是因为这所学校本来是一家医院。原来是这样，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马桶和浴缸的旁边都安着为了方便病人上厕所或洗澡、可以抓住起身的扶手。之所以马桶和浴缸的旁边留着那么大的空间，也是为了方便照顾患者的看护人员。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中立”的说法是对的，那就是说，分配给我们的宿舍是用医院的病房改造成的，知道这些以后，尽管这里改装得很好，一点儿都闻不出任何过去留下的消毒水的味道，但心里还是多了几分复杂的想法。

上过厕所之后，我走出浴室，回到卧室里。卧室的角落里有一个简易的厨房，这大概也是以前当病房用时留下来的，下面的柜子

里放着各种厨具，但是我还没学会用从食堂偷出的材料来做饭，所以现在洗菜槽只能被我用来自来洗脸。我拧开水龙头，用冷水哗哗地洗了一遍脸。眼睛终于可以睁开了。这时，眼睛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东西，就是我映在镜子里的脸。水滴沿着我的脸流下来，看起来就像流眼泪似的。这张脸是我早就熟悉的，从出生以后，十一年来就一直看惯了的脸……本来我的脸就该是这样的，但今天早上我却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难道这张脸不是我自己的？过学校的寄宿生活已经半年了，大体上已经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环境，我也知道已经无法改变自己身处这个特殊环境中的事实。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时我会像现在这样，莫名其妙地觉得身边原本再熟悉不过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手或脸，变得不是自己的了，而是变成一种奇怪的陌生的东西了。特别是今天这样，做过一个奇怪的梦后，更是如此。我突然冒出一个幻想，感觉自己已经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怪物。是的，我想，这里本来不就是个魔窟吗？会不会史黛拉他们根本没有从五头怪物变成人，而只是我从一个人变成一头怪物，变成了他们的同类？

我用力地摇着头，把视线从镜子上移开。这么说来，我发觉自己最近经常做噩梦。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总觉得这像是要发生坏事的预兆，心里变得不安起来。当然，以前在日本过着平凡而稳定的生活时偶尔也会做噩梦，但是，那都是一些单纯的噩梦，要不就是累了才做的梦，从来不会在醒来以后还会影响到生活，不会留下那么深的记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不同，大概是因为现在处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吧。我自己以为已经完全习惯这个“学校”和寄宿生活了，但是我的身体还在用这种方式表示出它的抗拒。它要强调的是，这不是我真正要过的日子——这种不满的情绪便用做梦的



形式发泄出来了——我想，一定是这样。这个时候，这种解释对我来说已经是够大胆的了。

我用毛巾擦过脸，换好了衣服。平常我睡觉时总是穿着T恤和短裤——其实一天到晚穿这身衣服也没什么不行的，但是以前“校长”曾经批评过我，她说：“哎，卫，你也太不注意卫生了吧？睡觉的衣服和白天穿的要分开才行。”她批评我的时候，虽然脸上和平常一样和颜悦色的，但是说的话却让你不能不听。因此从那次以后，连一向大大咧咧的我也开始勤换衣服了。但事后仔细一想，“校长”怎么会知道我穿着拿来当睡衣的T恤在学校里走来走去呢？我怀疑会不会是“校长”趁我们睡着的时候，偷偷进到我们的屋子检查过。虽然每间宿舍房门上都上了锁——可能在改造病房的时候就换过新锁了——但是“校长”手上有一副万能钥匙，哪扇门她都能打开。这件事我曾经听谁说过，所以总觉得她一定是趁半夜偷偷进入过我的房间，她很容易就能做到……也许是我想得太多了？再说，“校长”这么做对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吧。

我走出自己的房间——一〇六室，把门锁上了。门口是一条宽大的白色长廊。我的房间正对的一〇五室是“中立”住的，而后门就在我房间的旁边。记得我刚被带到这里来时，心里也曾经偷偷抱有某种希望——要是穿过这道锁着的后门，也许就能悄悄逃离。在知道这座大楼的后面已经被铁丝网围起来了，而且铁丝网外面的沼泽里还有一些可怕的东西后，我就已经彻底打消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可以说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逃出这个地方的打算了。这里确实有许多问题让人弄不懂，但是习惯了以后，每天也还是过得挺愉快的。如果知道自己必须一直在这里活下去，我当然不会这么想，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能回到日本。虽说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但

我心里还是盼着，总有一天爸爸妈妈一定会来接我回家。

能回到日本当然是件高兴的事。我真想回到自己的学校——当然不是指这所奇怪的“学校”了，而是我原来在日本读的小学——我真想能早点儿见到我的朋友和老师们。可是，如果我真能回去，又会有的一件事让我放心不下。真的，只有一件事，就是……

我走在长长的走廊上，看了看表，那是块上面印着米老鼠图案的表，是刚到这里时“校长”发给我用的。我当时还觉得自己被当做小孩看待似的，有点儿不好意思。不但是手表，这里所有的日用品都是“学校”发的，所以没有选择的余地。来这里时，我几乎没有带什么东西。再过五分钟就是早上七点了，刚好能赶上吃早餐。现在想想，才过了半年，我已经生活得很有规律了。在日本的时候，不管妈妈怎么大声叫“再不起来就要迟到了”，我肯定还会躺在被子里赖一会儿。

当我快到大楼的中央大厅时，面前的一〇一室的房门打开了。房间的主人史黛拉·德尔罗兹走了出来。

“早安。”正要往中央大厅走的史黛拉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看着我。她说的不是英语，而是日语，脸上还带着微笑。

史黛拉是这里所有学生中，唯一能和我轻松交流的女孩。道理很简单，在这里除了我以外，只有她能说日语。她说她的全名叫“史黛拉·南子·德尔罗兹”，是日本父亲和法国母亲所生的混血儿。她说过好几次，她的年纪和我一样都是十一岁，但是我总觉得她的说法不怎么可信，虽然这样说对她有点儿不礼貌。因为再怎么看她都比我大，和我在一起总有点儿当姐姐的样子。我很快就要读六年级了，这么算来，起码她也该是初中生了。当然，我不会这么冒失地当面去追究这件事，我会尽量避免伤害她那颗敏感的少女之心。

史黛拉长长的黑头发梳成三根小辫，穿着肥肥大大的上衣和下摆很长的裙子。如果我原来的小学里有哪个女同学穿成这样的话，我可能会鄙夷地觉得——哇，这个女孩的打扮怎么这么怪怪的。但是看见史黛拉穿这种衣服，我倒觉得挺适合的。听说她父亲在巴黎开着一家有名的日本餐馆，一家三口住在能看见凯旋门的一套高级公寓里，所以她算得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上流社会小姐。

她为什么也来到这所学校里，我不知道，猜不出到底为什么。不只是史黛拉，我和其他同学又为什么会从家里被带到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来呢？如果没有得到家人的同意，这种行为可能涉及绑架和犯罪，看来一定已经得到爸爸妈妈的同意了，听说史黛拉和其他同学也是一样。那这么做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个答案来。唉，只能先忍些日子再说吧。

究竟还得在这儿忍耐多久，我也说不清楚。从我的情况来说，再回小学读书看来是不可能了，如果能回日本上中学的话，也就需要再忍耐一年吧，最多也就两年。刚开始我觉得要在这边待这么久简直没法活，但在知道史黛拉会说日语，而且发现她还很可爱之后，我又开始觉得，在这里再待久点儿也不是什么坏事。虽然想早一点回家见到爸爸妈妈的心情并没有改变，也经常想念自己的家乡，但是想到总有一天会结束在这所“学校”的生活并离开这里，心里就有点儿——不，是非常——地失落。因为那样我会回日本去，而史黛拉则会回到法国。我们离得那么远，互相来往就不那么容易了，考虑到家里的经济能力，我也不能一天到晚老给她打国际长途，大概只能偶尔写几封信了。当然，这还得她愿意和我通信才行。

我自己都觉得好笑的是，当初我被带到这里来时，连现在看起来这么可爱的史黛拉，在我眼里都像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妖怪一样

可怕。由此可见，突然被送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对我造成了多大的冲击。我甚至以为，这种经历将会终生留在心底。但是“校长”告诉我，用不了几年，我就会把这个经历彻底忘得一干二净。她说：“卫，你不到半年时间就已经完全融入这里的生活了，可见孩子的适应能力真的很惊人。而且，你来的时候连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但现在跟其他同学交流已经完全没问题了。要是大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不是不懂“校长”的意思，但总觉得那毕竟是大人的看法。因为长大了以后，会觉得小时候的经历只是短时间内发生过的吧？然而现在对我们来说，每一天都好像过得那么漫长，我甚至担心，也许会在这里一直过下去，永远也没有尽头。

在前往餐厅的路上，我很自然地拉着史黛拉的手。现在这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第一次伸手拉住她的时候，我甚至对自己的勇气感到惊讶——还好，她并没有露出任何不快。不但如此，看得出她甚至感到既害羞又高兴——这大概不是我的一相情愿吧——从那之后，我们俩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午安。”史黛拉逗趣地提着裙摆对我行了个欧洲女子标准的见面礼，“我叫史黛拉，史黛拉·德尔罗兹，今年十一岁。你叫什么名字？”

我们当然不是第一次见面。这是她有时会跟我玩的一种游戏。史黛拉说过，她想六七年后进入巴黎的社交界，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拿我当做练习自我介绍的对象。其实只要我们都觉得好玩，玩什么游戏都无所谓。所以我会和以前一样——“我叫卫，御子神卫，”我表情严肃地答道，“我今年十一岁。和爸爸妈妈一起住在日本的神户。长大之后，我要到法国去找你。”

“啊，那太好了。我现在和爸爸妈妈一起住在巴黎一幢看得见凯

旋门的公寓里。我殷切盼望你的到来。”

玩了一会儿社交游戏后，我俩都嗤嗤地笑起来。到巴黎去找史黛拉这句话虽然是开玩笑说的，但是我心中偷偷想着，要是能有机会，将来我一定要实现这个愿望。

穿过中央大厅时，我们走过两台并排着的很大的自动售货机，一台里卖的是各种小零食，另一台里卖的是一些碳酸饮料。我本来受不住诱惑，想买一根巧克力棒解解馋，可是一想到史黛拉就在跟前，做这种小气的事挺没面子，所以只好忍着。可是我一摸兜——啊！等等，我的零花钱，怎么只剩下一枚二十五分的硬币了？这么一来就算想买也买不起了啊。那除了忍着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二十五分硬币只能买一小袋炸土豆片，可是那玩意儿我又不爱吃。

我们进入了这栋被称为“主要区域”的楼房的走廊里。“学校”的建筑物从空中俯瞰下来是一个Y字形，底下那条直线的部分相当于主要区域。Y字右边斜着的部分是我们学生住的屋子，俗称“宿舍区”。而左边斜着的部分则是“校长”和职员们住的地方，俗称“职员宿舍区”。主要区域的右边有个餐厅。咦，里面还飘来一阵香味呢。啊，原来今天吃的是培根，这太好了。我不由得高兴地加快了脚步。看到那些早来的同学已经坐在餐桌前了，我赶紧松开了史黛拉的手。

第一个坐在餐桌前的是肯尼斯·“诗人”·达菲。“诗人”当然不是他的名字，那是我私下里给他取的外号，别人并不这样叫他。“诗人”有个喜欢一个人念念叨叨的怪癖，听起来好像在诵读着什么诗文似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嘴里念的究竟是不是诗，只是觉得他念得很有节奏，听起来好像是诗。我根本不知道他念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总之，肯尼斯·达菲在我眼里就像是个“诗人”。

听说“诗人”也只比我大一岁，今年十二岁。他经常坐着轮椅活动，膝盖上总是盖着一条绣着泰迪熊图案的蓝色毯子——至少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脚，不知道他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当然不敢去问他本人，也没有问过其他人，而且往后也没打算问。因为妈妈以前经常严厉地提醒过我，绝不能刨根问底地追问别人的事。

“诗人”默默点了点头，算是对我们打过了招呼。不知道是不是他看见了我跟史黛拉刚才一直牵着手，看着我的眼神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当然，要说他瞪着我也许有点儿夸张，但总是要比平时眼神显得凶恶点儿。也许他平常就老觉得我有点儿不顺眼？“诗人”被带到“学校”来的时间要早得多，好像比我早了一年左右。听说史黛拉也差不多和他同时来到这里的，所以他们说起来算是这里的老资格了。实际上我忘了听谁说过，在我到这里之前，跟史黛拉关系最好的就是“诗人”了。如果这些话是真的，那么说我在他俩之间插上一杠子也没什么不对，至少“诗人”自己会是这样想的吧。可是，如果他因此而恨我的话，我也觉得挺冤枉的。因为只有史黛拉可以用日语和我说话，我们的关系变得亲近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他实在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史黛拉虽然也能说英语，但是不能否认，和英文流利的“诗人”比起来，她的英语说得太差劲了。公平地说，只能怪“诗人”跟人相处时没掌握好分寸——这一点我想他自己大概也很清楚。“诗人”以前在遇到我的时候，倒也没有因为我和史黛拉的关系好刁难过我，或者存心让我难堪。

然而，今天早晨不知是不是心情不好，他的眼神看起来真的很凶恶。也许是看出了我的疑惑吧，“诗人”的表情突然明显缓和了许多。他的笑脸我也不能装作看不见。我跟史黛拉和“诗人”打了个招呼之后，走到正用勺子搅着大锅的柯顿太太那儿。

早餐采用自助方式，自己拿个盘子从一排容器中挑选喜欢的东西。这说起来虽然不错，但不只是今天早上，其实每顿饭都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柯顿太太大约六七十岁。她的岁数能做“校长”的母亲了，对我们来说相当于祖母辈的人。她总是将一头白发盘成一团别在脑后，身上的黑衣服和白围裙是她标志性的打扮，乍看起来就像是哪个大户人家老资格的女佣。然而实际上却与此相去甚远，至少打死我都不能说她做的饭菜有多好吃。对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本来该给我们多来点儿营养丰富的食物，而她每天做的菜里根本就找不出肉。现在我一看她做的菜就没什么胃口。自从来这里之后，我连一次炸鸡或牛肉饼都没尝到过。我问过史黛拉和“诗人”，他们说从他们来的时候起，情况就一直是这样。总之一句话，我们对她做的菜已经失望到了极点。每天晚餐她总要给我们来上一份用好几种蔬菜混在一起、煮得烂糊糊的大杂烩，我都不知道该把这个菜叫什么，反正就像是个类似于汤的那么一种东西，而且吃起来有点儿像是土豆糊糊的感觉。我始终无法肯定这份菜到底是不是用土豆做成的，很可能是用什么东西来代替了土豆。这些饭菜说穿了，就是难吃，难吃极了！我连一点儿吃饭的感觉都找不到。我们平常能买点儿零嘴解解馋，总算还有个小小的乐趣，不然，不光是我，肯定所有的同学早就起来造反了。

虽然如此，早餐还总算说得过去。偶尔，只是非常偶尔，会来上一份鸡蛋和培根做的菜。本来我是不爱吃培根的，但是现在根本就没什么好挑挑拣拣的了。且不说烤得硬硬的肉了，即使是烤得焦糊糊的、不知道用什么做的有点儿像是肉的东西，对于我们这帮馋得要死的孩子来说，已经是相当宝贵的了。光是想着怎么把培根和

炒蛋搁在面包片上大口地咬下去，满嘴的口水就快流下来了。

正当我把好多——又还没到要挨骂那么多的——培根从容器里夹起来放到盘子上，正要快步回到餐桌前准备狼吞虎咽的时候，却被柯顿太太那像触电似的声音给叫住了。“卫！”她叫，用大勺子舀起满满一勺刚才说过的菜汤一样的东西，倒进我的塑料碗后，带着不容分说的眼神说了一声：“给！”按照这儿的规矩，不但是汤，不管什么食物，只要没把餐盘里面的东西吃光就得挨骂，虽然我实在不想接过她的汤，但又不能装作没听见。我只好说了声“谢谢您”，接了过来，还得极力避免露出不乐意的样子。唉，难道又得要把这一大碗难吃之极的东西硬吃下去吗？真希望这种罪每天只在吃晚饭时受一次，真的。

我和史黛拉向“诗人”坐着的餐桌走去。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我们坐到另一张桌子上去，那就显得故意疏远“诗人”了。说实话我并不特别讨厌他，而且我也想不起自己做出过什么让人记恨的事情来。

正当我们三个一边吃饭一边聊着闲话的时候，“王妃殿下”走进餐厅来了。“王妃殿下”这个名字当然也是我私下取的外号，她的本名叫凯特·莫兹利·马克格罗，年纪跟“诗人”一样，都是十二岁。她修长的身子、站立的姿势自然而然地就透露出一种高贵的气质，而她满头的金发看起来像是戴着一顶金色的皇冠，这就是我给她取这个外号的由来。除此之外，另一个原因是她总是带着一个随从。

你瞧，正说到他呢，比尔·“家臣”·威尔巴不就跟在“王妃殿下”的后面走进餐厅来了吗？他那双大大的、充满了强烈猜疑心的眼睛看起来总是惶恐不安的样子。他长着一头缺少油性的、灰色的头发，几个同学里就数他年纪最小，今年只有十岁。或许就是因为



这样，他就像是希望得到“王妃殿下”保护的随从一样，随时都跟在她后面。只要没看到凯特·“王妃”·马克格罗殿下下的身影，那对平常就大大的眼睛就会更加惶恐不安，害怕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最后出现在餐厅的是“中立”，也就是霍华德·威特。他长着修长的身材，还有一张电影里滑稽演员那样讨人喜欢的面孔。对外头的人来说，他应该是我们这群人中最容易接近的了。实际上，他也是我们几个当中最有交际能力的人，懂得和任何一个帮派的人都保持合适的距离，我偷偷为他取了“中立”这个外号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上面已经介绍过了，这所“学校”的学生包括我在内一共有六个，其中女孩只有史黛拉和“王妃殿下”两人。几个学生分别以两个女孩为中心，形成两个派系。当然，说派系可能小题大做了点儿，总之我们这些人确实分成两拨。我和“诗人”是史黛拉派的；另一边，“家臣”则是属于“王妃殿下”派。大体上是这样分的两派，而“中立”则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拿我来说，只要没有在同一组实习，我很少会和“王妃殿下”以及她的“家臣”亲密地说点儿什么。但是“中立”就不同了，他刚跟史黛拉聊得起劲，一回头也许又跟“王妃殿下”玩在一起了。说他像个变色龙似乎不大好听，但他在我们几个学生中，应该算得上是最成熟的一个吧？

“中立”笑容满面地——我相信实际上他心里不知道有多厌恶——从柯顿太太手中接过那种菜汤，很快打量了一下餐厅里的情况，最后坐到“王妃殿下”和“家臣”他们那桌去了——也许是为了让两张桌子都保持三个人的平衡吧。真是善于察言观色、会拍马屁的家伙。

我突然发现，平常这个时候早就该出现在餐厅里的“校长”和“舍长”竟然还没见到。究竟怎么了？我想他们平常总是严格要求我